

细说张静江



家族

宋路霞
张南琛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014055971

K820.9
131

细说张静江家族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K820.9
1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说张静江家族 / 宋路霞, 张南琛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 7

(细说中国近代家族史书系)

ISBN 978-7-5326-4139-0

I. ①细… II. ①宋… ②张… III. ①家族—史料—湖州市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6268号

统 筹 蒋惠雍
责任编辑 徐思思
装帧设计 姜 明

细说张静江家族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6.25 插页 1 字数 408 000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4139-0/K·958

定价: 49.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2-66700301

序一

当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蒋惠雍老师跟我提起修订再版《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一书的时候，我匆匆从书橱中拿出此书翻看版权页，哇塞，已经八年过去了。十多年前，张静江的侄孙张南琛先生与我合作撰写此书的情景，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时候，张南琛先生已经80岁，住在美国旧金山，强烈的家族责任感和浓郁的乡情，使他迫切想在有生之年完成一个夙愿，即为他那非常传奇的、民国史上留有浓重一笔的南浔张家写一部史书。为此，他与夫人席与时女士不惜多次飞行十多个小时，专程来上海。我为他的执着和顶真而感动。我们约好，我负责国内张家人及相关人士的采访和资料收集，他负责海外张家老人的采访和资料收集，文章总体由我执笔，但是也要穿插一些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家族生活体会。从2003年秋天到2006年冬天书成出版，其间几乎每周我们都要通越洋电话、传真或电邮，研磨史料，分辨真伪，去粗取精，把握分寸。

应当说，这部书是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三代人与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访问了五十多位当时还健在的张家老人及其后代，查阅了一百多种海内外的中英文资料，尤其是有关清末江南丝业、盐业经济和民国初创及北伐战争时期，那些扑朔迷离、是非纷繁、浩若烟海的资料。我们采访的足迹除了北京、上海、湖州、杭州、苏州、南京、镇江、香港，还到了旧金山、新加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非常认真的，绝非粗制滥造、道听途说、刻意涂脂抹粉的家族史著作。它再现了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下半期，中国江南和十里洋场上流社会广阔的生活场景，忠实记录了从南浔懿德堂和尊德堂走出的一群至情至性的豪门子弟的精神风貌和生活图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和传统文化的挚爱……正如张南琛先生所说：“这本书记录了一个强大、富有、勇于献身、影响深远的家族，是那个社会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典型。”

或许有不少读者会对张静江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怨感兴趣。的确，他们之间的

是非恩怨很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过程非常奇特，跌宕起伏，不仅影响了张氏家族的整体走向，也对当时的局势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或许也可以作为民国史的一个副本来读。

几年前曾有一个口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这八年来，中国又发生了很多变化。起码在出版界，家族史类的书逐渐多起来了，也有很多传记类的书，不再局限于传主个人的经历和成长，而是与传主的家族历史密切联系起来，从而能较客观全面地说人论事。这样的书，市场反响较好，这说明无论作者和读者，已经逐渐地静下心来，仔细体味原味的历史了，真是令人高兴！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而眼下媒体关于“富二代”、“富三代”、“官二代”、“官三代”的种种曝光，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家族史研究的重要和迫切。一个家族与一个民族一样，要想长盛不衰、长治久安，总要总结、研究其中有规律性的东西。张静江家族是一个难得的个案，但愿读者们能读出文字之外的东西。

感谢读者们八年来的关注和厚爱，也希望获得更多的指教和评论。

宋路霞

2014年6月

序二

江南古镇南浔，地处苏杭嘉湖这片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中心，是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一个传奇小镇。

号称江南第一巨宅的张石铭故居（懿德堂），就是南浔传奇的极好象征。它占地六千余平方米，五进院落，其中中西式楼房鳞次栉比，房间有244间之多，结构恢宏，风格奇特，工艺精湛，尤其是随处可见的木雕、砖雕、石雕以及从法国进口的蓝晶刻花玻璃等，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学术研究和文物收藏价值，让来此参观的中外游客叹为观止。

除了张石铭故居，还有张静江故居（尊德堂）。后者因张静江在民国史上的特殊地位而更富名望。

一个半世纪之前，张氏家族的祖先张颂贤接住了“上海开埠”这一时代所抛来的绣球，在那场江南农村从经济上“包围”大上海的潮流中，从家门口的丝行埭，摇着装满辑里丝的船进入大运河，再沿着太湖和苏州河闯进了大上海。张家人在大上海很有滋味地作为了一番，除了经营辑里丝，还经营盐业，在遍及半个江南的地方都设立了张恒源盐公堂。由于经营得法，他们在数十年间奇迹般地获得了万千财富，在大上海拥有了很多著名的房地产，如大世界、杏花楼、一品香、金玉里、静安别墅、大上海电影院……与此同时，他们也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不再是纯粹的南浔小镇上的地主老财，而成为融入大上海多彩生活的上海人。家族中出现了张静江、张弁群、张乃骅、张秉三等早期民主革命志士，涌现出现代银行和工商业的投资者、股票市场上的弄潮儿、房地产界大户，还诞生了三代著名收藏家——藏书家张石铭和张芹伯、古钱大王张叔驯、书画收藏家和鉴定专家张葱玉。南浔张家，成了名重一时的海上望族。

这大概不仅仅是南浔张家这一个家族的“生长路线”，还带有很大的普遍意义。张家只是上海滩许许多多海派大宅门中的一个。张家老太爷张颂贤是晚清时代参与开发大上海的冒险家和投资者。他把他的冒险基因成功地遗传给了他的后代，把他们

带进了现代意义的上海生活。

与很多传统大宅门不同的，是张氏家族没有在大上海永久地盘桓，他们继续前行，走向了世界。他们或读书，或考察，或游历，或经商，或避难，先后有大批人出国，大大加速了这个家族的“国际化”进程。

与其他大宅门更不相同的，是这个家族的革命传统。自从1906年张静江在一条国际邮轮上与孙中山先生相识之后，就开始了他的“民国奇人”的传奇生涯，他一生捐献给国民革命的钱财至今无法精确地统计。他的哥哥张弁群也是同盟会成员，侄子张乃骅和张秉三也都是早期的革命者，当初与孙中山先生有着频繁的联系。在他们之前，张静江的堂哥张石铭是维新派，他在北京参加了甲午战败后著名的“公车上书”，是康有为的追随者，与之保持了多年的友谊。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正直的公子哥儿参与其中，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张静江与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陈洁如等人的交往，无疑是民国史上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也给张氏大宅门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遗憾的是，海外有些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英文著作，把张静江写成一个反面人物，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他归入上海十里洋场的流氓之列，这实在是个太大的误会。我想这本书中所引用的很多原始资料，对此是很好的澄清。

从中国大陆“辐射”到世界各地的海上望族，南浔张家不是唯一的，但是张家却是一个非常奇特、非常奇妙，也有一点点奇怪的家族。

他们的奇特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的“反潮流”精神。像他们这样一个受到晚清地方政府高度关照的家族（张家老太爷张颂贤受浙江巡抚左宗棠之命执掌浙江盐务），一个在中国绝对名居超级富豪之列的家族，却出现了张静江这样一位丹心侠骨的革命者，以及张乃骅、张弁群、张秉三等参与推翻大清王朝的民族义士；张蕊英、张芸英、张荔英等张家小姐原本都是父母膝下的乖宝宝，一旦具备了独

立思考的意识，她们就起来“反叛”她们的老爸，在国民党北伐胜利之后出现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时，她们坚决站在了宋庆龄、陈友仁一边，张荔英后来还嫁给了陈友仁；在蒋介石为了“蒋宋联姻”而赶走陈洁如的问题上，张家人几乎全都支持了陈洁如，几位小姐还与之保持了多年的联系，尽管她们的老爸曾经与蒋介石是哥儿们；张静江在北伐之前和北伐过程中，与蒋介石是割头朋友，但在国民党建都南京、天下初定之后，为了国民建设的问题与老蒋唱起了反调，以至于最后两人分道扬镳……张家人在这些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和勇气，绝非一般趋炎附势者所能为。

这些都说明了他们非凡的心性和奇特的人生色彩。至于他们这些特性和色彩的形成原因以及这个家族的历史影响，恐怕需要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及遗传学专家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本书向读者展示的，是这个家族兴起、发展和走过的历程，以及许多首次披露的历史细节。这些内容就是张氏家族在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写真，某种程度上也是20世纪上海滩上流生活的一个缩影。

张南琛、宋路霞的这部《细说张静江家族》，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原创图书。作者之一的张南琛先生是张静江先生的侄孙（张石铭之孙），在抗战之初就随张静江一家远赴美国，如今85岁，对这段历史如数家珍。另一作者宋路霞是对家族史、上海史深有研究的作家，近十年来著述颇丰，已有多种家族史图书问世。她为写作此书还远赴美国旧金山，采访了很多张家老人，在国内也走访了很多地方，所以此书第一手资料的比重很大，真实可信，附之大量的珍贵图片，图文并茂，实为不可多得。

是为序。

邓伟志

2006年9月

序三

尽管我14岁就离开了上海，后来一直都旅居海外，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也许是由于家庭教育以及自幼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缘故。我在美国念了三年高中、五年大学，而后工作、成家，直到1993年退休，几乎一直都生活和工作在非亚裔的环境中间，可是这种强势的文化环境却抵不过我对中国文化的渴望。也许有人会说，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融入过美国的主流文化，事实上，也许我潜意识里就没有想过要融进去。

对故园的牵挂，促使我和我的太太在中美恢复建交后不久即回国旅行。第一次是在1976年。从这以后的30年间，我们每两三年就回国一次，造访不同的地方。随着参观次数的增多、观感的累积，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从任何意义上讲，中华民族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管持何政见，中国都注定会成为世界的领袖。我一直都是一个“中国狂”，然而就我的所见所闻，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前景，会比我最大胆的设想还要远大。

我们南浔张家原本是一个江南富贵之家，又是一个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有过重要贡献的功臣之家，还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三代积累的书香门第，但在兵荒马乱的1937到1948年间倾家荡产。这中间的很多细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事实上，这是中国一部大历史的浓缩。随着中国获得世界前沿地位，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对其政治沿革和社会变迁发生了兴趣，这是一件好事。我想我们家族的传奇，将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的上流社会——这是一幅何等浓墨重彩的社会动荡生活画卷！由于“文化大革命”强行割裂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所以到如今，即便是中国的普通百姓，也非常渴望更多地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一直公务繁忙，为家族写书的念头的确时不时地从脑海中冒出来，但是每次都只是一闪而过。是我的三个孩子促使我将这个想法变为了现实。我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读中学和大学时都没有什么华裔同学，更没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与如今的情形大为不同）。除了钟爱中国食物以外（我的太太是做中国菜的高手），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孩子。吃饭时或是在其他场合，但凡说到中国，他们就会说：“爸爸，您总是对中国这么一往情深，可是我们对自己的家族简直一无所知！”好几次类似的交谈以后，我决定就直系亲属的基本情况写上几页纸。

这项并不复杂的原始计划却由于我的工作拖延多时（由于老板的挽留，我的退休计划从1988年拖到1993年），加上母亲身体欠佳，需要更多的照顾，直到1993年5月退休以后，我才开始认真思索“家族故事”这本书的写作框架。我很快就发现，材料是如此之丰富，让人实在不敢武断取舍。更重要的是，我忠诚于我的家族，更加为自己是一个伟大家族的后代而骄傲。

一旦开启这项写作工程，不把家族历史完整地呈现出来似乎说不过去。我的孩子们最初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他们的祖父身上。在中国文化史上，我父亲张叔驯是数一数二的古钱币收藏家，在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古钱大王”。但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普通人根本无法匹敌的能人。他对不断发展的西方文化潮流有着非凡的鉴赏力。这些都使得他个人及我们家庭的生活风格都要超前于那个时代20年到50年。不管他的这些才能如何引人注目，先父对于中国的贡献主要还是局限在中国文化的特定领域，如古钱学上。当然，令我的孩子们着迷的内容还有很多，因为张氏家族的各种活动不仅和中国商业、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也和中国的民主革命息息相关。

如果仅以我个人掌握的资料，即使只是写一本最简单的家族史，我也已经感到

力不从心。我本来可以从母亲那里得到最主要的资料，但当时她已经不能言。因此，要写出一部全面的家族传记，就必须寻找专业作家的帮助。直到1995年，我才开始正式接触海内外健在的堂表兄妹，询问他们对于这一计划的建议和看法。谁曾想，这次谨慎的起步之后，又被耽搁了八年。因为1995年到2002年间，我的生活一直不得安宁。母亲于1998年去世，此前，她越来越多地需要我和我太太的照顾。我自己又有许多严重的疾病，扰乱了我全部的闲暇和精力。在那段日子里，我好几次认真地思索，这些是不是先人给我的某种神秘暗示，阻止我去撰写这样一部家族史？是否其中有他们不愿揭开的家族隐秘？好在我最终摆脱了这些愚蠢的想法，坚持了下来。

当我把这些成书的波折写进这篇序言时，我相信张家的先人们一定会在天国里对着我满意地微笑。这本书记录了一个强大、富有、勇于献身、影响深远的家族，是那个社会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典型。已有的资料还显示，我们的长辈几乎无一例外的乐善好施、慷慨大方；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品性诚实而富有道德感，也许有时会娇惯一些，但绝不妄自尊大。他们对公平处事原则的过分看重，倒是常常让那些不择手段的小人钻了空子。经过我的调查研究，我发现张家好几代人都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从不为经济或其他问题而争执；男性长辈中几乎没有人纳过妾，这在他们那个社会以他们的身份，的确是少见的。他们以个人生活上的高度自律而自豪，我们子孙后代也觉得无上荣光。

正如前文所述，是我的孩子们播下了这本书的种子，他们一开始只是想了解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我现在把这个计划扩展到前五代甚至更早，囊括了家族主要的两房——南号和东号。

我与宋路霞女士的想法不谋而合。宋女士撰写了好几部19至20世纪中国豪门望

族的著作，在这一领域已经颇有名望。她经验丰富、思想开明，对我的许多设想都很宽容。在我们第一次互通传真之后，我就意识到“书遇贵人”了。我们说好作为合作者，我负责采访经费和关键内容，她来把握全书的框架和风格。宋女士不愧是集腋成裘的高手。我们还就以下原则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书中内容要得到大家族里大多数成员的认可；更难的一点是，要确保这本书不能出于虚荣心而自吹自擂。这一点，我极其在意。我们家境殷实，不乏奢华故事，怎样去写才能保证这本书的真实可信？宋女士也极为在意，所以在好几个章节，她都特意保持了低调。我们尽量力争真实，但在必要的情况下倾向于保守的写法。

另外，这本书记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江南上流社会的生活图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诚挚之爱，相信当代每位认真的读者都会沉醉于这本不过于严肃的精彩之作。窃以为，宋路霞女士的文学天赋完美地实现了我全部的祈望。

我非常羡慕那些能够把长长的家谱保存至今的家族。“文革”前我们家有一本涵盖700人、超过10代的家谱，但现在却不知所终。这真遗憾，否则的话，就可以验证二叔公张静江跟我和他的儿子乃昌都讲过的一件事情。据二叔公讲，1700年前后，在我们家从福州迁入江南之前，曾有一位犹太女性嫁入张家。难怪直到现在，家里有些成员都相貌俊秀、高鼻大眼！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看看书中他的照片便知。

为了写这本书，有些亲戚给出了他们直系亲属的谱系表；有些亲戚对家族档案不懈挖掘，给出了家族谱系的片段。大家通力合作，最终掌握了自张颂贤开始的七代人的谱系。经过反复的核实、校对以及亲戚之间的讨论，这个版本达到了95%~97%的准确率。关键数据仍有缺失，所以我将在此书出版之后，继续研究家族档案，将数据补

齐。金无足赤，然而我相信，目前，我们家族的资料比起同等显赫的家族而言，要更完整、更精确一些。

我和宋女士商定，这本书既要忠于史实，又要生动可读，所以，与文字相配的图片就至关重要了。实际上，只要不是多余就该是越多越好。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相关图片，同时动员亲戚们分头去做。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辛劳可嘉。每一张老照片都历经岁月沧桑，非常珍贵。另外，还有很多照片在“文革”中经历了和家中其他文件同样的厄运。有些先人根本就没有留下照片，令人无限扼腕。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每一房照片的数量不均衡。这一缺陷使得我对读者和相关亲友深负歉疚。

目前，这本书汇入了港台以及大陆出版的众多有关豪门望族作品的大潮。如前所述，我是在20年前就产生写书的念头的。现在出版这本书却有赶时髦之嫌，而事情的初衷并不是这样。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非常动乱而又反叛的年代。历史将会证明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在决定中国现状的进程中各自所发生的重大影响。而我们家族与其中的两位关系紧密——张静江长期无私地支援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我父亲的兄长、四伯父张乃骅（仲平）与陈其美、蒋介石当年都是同志，并且将蒋介石介绍给了我的叔祖张静江。极为遗憾的是，张乃骅在一次乘船事故中不幸落水，英年早逝。否则，他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氏家族对孙中山和蒋介石无可置疑的经济支持在别处都有详细的记录。我只是想指出，有证据表明这中间还有不少事情未被提及。蒋介石在上海早年生活期间，能躲过多次暗杀，都仰仗着张静江的庇护。但是如果没有蒋介石，中国历史也许会大为改观，尽管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这些事以及张氏家族对民主革命举足轻重的捐

助,都是历史应该记下的一笔。希望这本书能引起人们对此的关注。

二

在搜集资料的最初阶段,多亏了我的老朋友 Shirley Young 的帮助。那时她正在为其继父 Wellington Koo (顾维钧) 博士立传。她热情地把我介绍给了复旦大学的金光耀教授。后来,我还面见了金教授的同仁冯筱才教授。尽管很遗憾我们最终没有联手,但是我非常感谢他们就写作计划的具体实施提出的想法和建议。

一连几个月我都在寻找一位合作者,还咨询过小女 Phyllis 张乐伦(又名张贻伦)。她是一位更彻底的爱中国者,她出生在美国,在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还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又长期在北京工作。她对中国的学术圈子很了解,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她的引荐也没有实现。

结果,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通过我的堂姐张颖初(我大伯父的大女儿)结识了马传德先生。正是马先生及时地推荐了宋路霞女士来与我合作,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果。和这样一位有文化的上海人交朋友,实乃我和我太太莫大的荣幸。在我和宋女士合作著书的过程中,马先生提供了热情而无私的帮助。在我们有限的几次面晤中,我和太太都沉醉于马先生对中国古玩,尤其是中国古钱币方面的渊博学识之中。谨向这位好友致以我衷心的感谢!

在近两年来的张家资料调研中,我的亲戚们提供了不少张氏家族的轶事和家庭生活随笔,使我们于图书馆和档案馆之外,获得了更多的原始资料。我们对目前能够联系上的大多数亲戚进行了采访。我采访过几次,其余很多都是由宋女士去做的,有的人家她去过多。因此,这本书的确是张氏后人通力合作的结晶。

在写作过程中,为了确保内容的真实性,每写一章,我都请相关的亲戚来研读该章

的内容,斟酌其是否忠于史实,有无不恰当的言辞。书中大量细节都是首次披露,原先并不为所有亲人所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对于这本书都很重要,谨对他们有价值的贡献表以谢忱。

各章的审读者如下:

第一章:张颖初(张芹伯大女儿)

第二、三章:周澜(张貽爻夫人)、席与时(张南琛夫人)

第四章:张乃凤(张墨耕大儿子)、周孟慈(张静江外孙女)

第五章:席与时

第六、七、八章:周孟慈

第九章:张华(张澹如孙女)、陈嘉令(张让之外孙女)

第十章:张颖初、张泽瑚(张芹伯儿子)、张泽璿(张芹伯儿子)

第十一章:徐景淑(张智哉女儿)

第十二章:席与时、张泽璿(张叔驯次子)

第十三章:张文嘉(张乃燕孙子)

第十四章:张乃琛(张静江女儿)、陈平(张芸英大儿子)、瞿明明(张蕊英大女儿)

第十五章:张乃凤

第十六章:周孟慈、徐景淑

第十七章:顾湄(张葱玉夫人)、张貽文(张葱玉女儿)

第十八章:张乃琛

第十九章:张乃申(又名俞岭梅,张镜芙女儿)、张泽璇(张景裴女儿)、张貽文

第二十章:席与时

由于语言和地域的障碍，我们的写作过程非同一般，说来还有些笨拙可笑。宋女士只是略识英文，而我的中文由于少小离家，也都生疏了，交流起来甚觉不便。直到这次写书，我才开始学习中文简体字。尽管现在我可以读懂宋女士大部分的文字，但我写给她的资料都还是英文的，她要使用它们就必须经过翻译。这种少小离家、汉语生疏的情况，对于住在美国的大多数张家人以及亲戚来说，都一样，多数人能够说一些中文，但是不会写，阅读也很困难。所以我们的书写好之后，要被再次翻译成英文，才不至于影响每一位家族成员阅读。李明洁小姐和宋佩铭教授负责这些翻译工作（李明洁小姐翻译了数万字的英文资料，供宋路霞女士写作时参考和引用；宋佩铭教授则负责把这部书稿全部翻译成英文）。我很感谢他们迅捷、高效的专业协助。

为了这本书，我和夫人在最近的两年间两次访问南浔。家乡人一旦得知我们的身份，都对我们极为友好和亲切，令我们永远难以忘怀。对于所有善良的南浔乡亲，我们由衷地感谢。

我们特别要感谢的是，原南浔镇的朱倍得书记和他的夫人杨映花女士，感谢他们提供的有关我祖父的宝贵资料，以及在南浔期间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感谢南浔文物管理所的童立德先生，他那么积极而热诚地花费大量时间带领我们游览，并且介绍南浔及其周边的村镇；感谢我祖父故居（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员单瑾先生，在每一次参观时，他都精心地为我们讲解有关这座大宅院修复的最新情况。他说，看管好并且修复这座故居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人生目标。我们以及张石铭的所有后人，为有这样一位有献身精神的敬业者而感到非常幸福。

除了上述所及，国内的所有联络和采访工作都多亏了宋女士。她跑遍了上海、北京、南京、南浔、苏州、杭州、湖州，甚至还跑出国门，到新加坡、旧金山等地访问了很多张家人，张家人都尽可能地给了她帮助。她会在后记中鸣谢，我也愿在这里与她一同致谢。

非常重要，我还要由衷地感谢我的大姑姑张湘英女士（即吴世植夫人）。大姑姑是我们张家南号目前健在的最年长者，备受尊敬。在温哥华，当我向她讲述这本书最初的写作意愿时，她就极其热心。后来，她帮助我广泛了解了我们这一支的谱系情况，告诉了我很多有关她的直系亲属（也就是我的二祖母）的大量信息。甚至，她还坚持要给予我适度的资助。

我对我的家人感恩不尽。我的夫人席与时，张贻伦和顾智铭，张贻仁和Susan，张贻智和Michele，是他们促使我产生了写书的念头并一直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他们阅读了本书初稿的部分章节，就内容和形式提出了意见。他们的建议我并没有全部接受，所以，书中的错误和疏漏都归咎于我个人。

张南琛

2006年8月于美国旧金山